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

第三十七回 武事無庸武備 攻堅莫若攻心

上回說到龍街、哈甲藻戰到難解難分之際，寇內哈裡葆見龍街勇捷非凡，哥哥哈電藻不能成功，乃取牀子箭，搭起透甲箭，對準龍街射來，正中馬股，當下龍街聞得驚響，箭風已到，偷錘往後，只望掃開。哪知事不湊巧，恰正打著括口，反將弩箭全行送入，那馬如何受得起，立時滾倒，龍街順勢翻仰落地。哈裡葆大笑，只道龍街真受重傷，便挺蛇矛刺下。龍街出其不意，突然躍起，撥開鋼矛，飛使虛錘向面門叫打。哈裡葆雙手舉矛，橫攔隔去，龍街右錘早落胸前擊著，肋骨受傷。哈裡葆慌忙順矛壓下時，左邊金錘又中耳門，將個驍勇莫當的哈裡葆，兩錘畢了性命。龍街飛身跨上那馬，忽然又有箭至，射中肋甲。

龍街審視怒道：「先之馬躡，定然是汝所為。」乃加鞭衝入。哈裡葆急忙去驚，舉斧相迎，龍街雙錘向哈裡葆懷中直上直下，弄得利斧無從招架，乃輕舒猿臂擒過雕鞍，回營摔下。便拔去肋甲上箭，乃拿於死馬前斬之，駭得陳英杰隔開大刀，飛馬回營，鳴金收兵，問諸將道：「殺哈裡葆兄弟之將姓甚名誰？」閻觀射道：「依稀係錦屏岡鎮將龍子御。」陳英杰道：「不差，是龍街，英雄尚在。今日之戰，只傷他一個和固，卻失了賴大獬、哈裡藻、哈裡葆三員上將，折盡銳氣矣！且閉營休養，再作道理。」龍街見寇兵未曾大傷，也不去攻打，亦收兵回營。覺得肋下麻木，解甲看時，乃受弩箭傷處一團黑。醫士看道：「此草烏毒也。幸未傷及內膜，須剝去壞色皮肉，靜養四十九天，方可奏功。」龍街道：「剝肉易事，大寇當前，為將豈能靜坐四十九天？」醫士道：「此安太醫捷徑治法也。據古經書皆雲不救。」余佑道：「將軍可於玉帶圍老營靜養，平復之後，滅寇未晚。」龍街依允，悉行交代，乃同醫士渡往玉帶圍。金耀迎接問清，將兵交與龍街，自帶數十將士，過潭會剿。

再說余佑三日不見陳英杰動彈，到第四日忽聽得炮聲震響，即登樓眺望。只見寇分三隊，已列成陣。再望後面，各有接應。雖為林木所遮，卻有旌旗隱現可見。便下樓進帳，諸將排列請令。余佑道：「寇兵聚來，其鋒精銳，須堅忍以待之。」眾將稱遵。乃令谷裕同臧登、詹廣領兵五千為上軍，迎寇左陣，司徒盛同唐舉、吉烈領兵五千接應。儲杏同員秀、柴育領兵五千為下軍，迎寇右陣，別莊同俞階、啤乎領兵五千接應。金耀同宋禮、藍倚領兵五千為前軍，迎寇中陣，餘何能同解潔、侯保領兵五千接應。何曙、辛蕊各領驚手五千，列於營前兩旁。諸將得令，先後領兵去訖。再令郝和、屈炎領各營內兵居守，自帶許官、宗政領騎兵五千由中而進，為後軍，接應三路。

且說陳英杰將龍街錘死哈裡藻、生擒哈裡葆，及賴大獬被谷裕長矛挑死報到斧倚城，牛達等大驚。當時惱了土氏弟兄四人，大喊道：「必須立刻前去擒拿龍街，為哈裡葆報仇。有不願去的，馬上門三百合。」原來哈裡葆係土虎武的妻弟，與土武輔、土輔補、土輔魯等，俱係頸之交。所以聞哈裡葆被擒，刻不容緩。牛達道：「現在習練陣法並炮弩等車，俱未成就，須緩數日，方可議之。」土氏弟兄號啕痛哭，以頭搶地。當下，管懶散、管罕款、井嶺景、井逞整、郭慕壑、郭爵酌、郭托作，俱懷忿怒，邀得契好親朋戚滌檄、戚擊益、葉貼楫、葉捷蝶、葉涉堞、習什立、習笠笈等，見牛達道：「土氏弟兄如此急切，若待各事齊全，未必有命。何不隨數給與人馬，吾等同去見陣，將軍看勢而行。」牛達道：「既諸公齊心要去，務須謹慎。可帶三萬軍土前往，聽陳英杰節制。」眾將遵令，點齊人馬下寨。

次日午後，土氏弟兄等已到寨前。陳英杰正在營內憑坐，急見土虎武等添兵三萬前來，俱係人雄馬壯，也覺懷開。土虎武等便請立刻出陣，陳英杰道：「此時已經過中，況諸將軍昨日自島動身，今已到此，未免疲勞，且安息一宵，明朝陣戰可也。」次日五鼓，眾將齊集帳前，陳英杰令道：「而今浮石兵將，迥非昔比，務要小心竭力，庶可無虞。」眾將道：「曉得。」陳英杰道：「前日請彼打陣，彼不鬥陣而鬥將，定係兵未練習，今仍須與之鬥陣，但不言明。」應分左、右、中三軍，每軍各有中軍為應。後軍為奇，每軍萬五千人，共用兵四萬五千。乃分九陣為三軍，合三軍為一陣也。其餘兵將看守各營。文行優將左軍，郭托作、習笠笈協之。管懶散將左前軍，土輔魯協之。

土輔補將左後軍，六將領兵往左列陣。姜昌襄將右軍，井嶺景、管罕款協之。土虎武將右前軍，葉捷蝶協之。郭慕壑將右後軍，六將領兵往右列陣。土武輔將中前軍，井逞整、郭爵酌協之。

習什立將中後軍，葉貼楫協之。自帶戚滌檄、戚擊益將中軍，率七將往中列陣。

分配已定，依次而進。離官兵大營三里放炮擊鼓，中軍先出，左右軍次出，排成陣勢。只見浮石兵將隊隊出營而來，分列成陣。土武輔望見官軍陣前藍倚貌似龍街，便飛騎出陣，大罵討戰。儲杏等下軍正出營往左邊行，員秀見土武輔提鎗棒叫罵，便掛住大砍刀，取過軍士弩箭，審定發矢，正中土武輔腰眼，橫跌下騎。員秀棄弩提刀，策馬趕取首級，不防飛箭穿過太陽穴，斜倒落地。兩陣將士顧不得陣勢，爭出搶奪屍首，柴育挺槍自旁挑得郭爵酌下馬。井逞整兒連傷二將，慌令停止，嘈雜之際，哪裡聽得清！陳英杰中陣已到，戚滌檄使著雙槍趕向前，戚擊益便使宜花利斧，催騎殺過來。儲杏橫刀正欲向前，俞階自後使著開山大斧，飛騎迎往。陳英杰揮刀領軍殺出，啤乎舞棒接著。柴育在敵陣內，輪動一桿兩頭槍，著者皆死。

兵將裂開讓進，無人敢近。習什立看得大怒，使月牙槍迎上，直盤旋殺往西去。戚滌檄使動雙魁殺入陣內，將士擋著，紛紛落馬。藍倚、宋禮兩騎趕上一藍倚使狼筈耙，宋禮使托叉，戚滌檄力敵二將，儲杏策馬旁過飛標擊來，正中戚滌檄手背，耙、叉齊下，打倒在地。藍倚下馬擒住，押回營中。宋禮便來助啤乎。陳英杰見啤乎棒法已亂，宋禮趨來，便策馬拖刀而走。

啤乎向前趕上，舉棒叫「著」，不防陳英杰右手拖刀，忽轉身自左邊劈下，啤乎落馬而亡。陳英杰旋騎回戰宋禮，土虎武、葉捷蝶飛來。土虎武趕助陳英杰，葉捷蝶幫著戚擊益。儲杏揮刀迎來，餘何能、解潔、侯保齊到。儲杏截住土虎武，解潔接著葉捷蝶，餘何能、侯保便向寇營殺去。姜昌襄迎上，侯保只作不見，策馬斜刺過去。姜昌襄趨向餘何能，不防旁邊侯保暗擊鋼錘擊來，正中右腕，大叫棄刀逃回。餘何能不捨，策馬進去，井嶺景舞鞭迎來道：「且歇歇趕！」餘何能挺槍便戰井嶺景。郭慕壑使雙斧，管罕款使金槍回到，侯保使雙過攔住大殺。

侯保敵不住兩將，肋中金槍又遭斧劈，死於非命。管懶散、文行優、郭托作、習笠笈、土輔魯、土輔補俱到，見谷裕上軍寂靜，便各率兵將分頭攻打。余佑見寇勢甚盛，恐上軍不能獨擋，乃同許官、宗政分趨寇後，借勢夾攻。土輔補、土輔魯兩路回軍，雙劍迎上。許官使鏢迎上接著土輔補，宗政使鎗接著土輔魯，文行優認得余佑，便不進攻。谷裕暗中會齊。郭托作、習笠笈、管懶散率眾齊來，團團圍祝別莊、金耀望見，齊領軍回救，管罕款、郭慕壑衝到，截住格殺。只見得：勢氣盛者，緊緊逼人，念切斬將立功；勢虧力憊者，苦苦殺出，情甘捨身奪命。真正塵埃遮天，血肉遍地。谷裕望得寇勢愈盛，官軍拼命支持，乃令臧登領兵一千，逕奪敵營，唐奉領兵一千接應。

令司徒盛領兵二千，由南邊殺向西去。吉烈領兵二千，由北邊殺向西去。自領兵一千，令詹廣領兵三千隨著，由中心殺入。

再說陳英杰見文行優等圍住余佑，奮勇殺得宋禮敗走，便挺身來圍余佑。當頭遇見谷裕，叫道：「陳英杰！爾家大營已被我奪得，爾還在這裡殺什麼？」陳英杰回望，果有兵將爭取老營，連忙轉馬去救，吉烈使雙施擋住去路。陳英杰大怒，五合劈倒吉烈，趕到營前，見唐奉領兵驅殺士卒，驟馬揮刀——唐奉只管前面，不防背後，刀下，死於非命。臧登趕來，截住不放。這邊谷裕鞭、矛並舉，衝入中堅，望見余佑被圍狼狽，大喊道：「余將軍，寇營已破，陳英杰已擒。」余佑大喜，文行優忿怒，舉棍劈來。谷裕持矛攔架利棍，使鞭擊去，打中後心，口吐鮮血，伏鞍而逃。余佑斬得郭托作，習笠笈驚慌欲走，谷裕早到，刺於馬下。管懶散鏢門不休，土輔補、土輔魯打死許官、宗政，復殺入來。余佑砍斷管懶散右臂，管懶散拼命逃脫。余佑見谷裕、詹廣戰二土不下，策馬驟來，詹廣已為土輔魯擊斃腦裂而死。土輔魯便舉棍迎來，余佑斜去，橫刀鞍上，取弓拈箭，土輔魯喊道：「他人怕箭，姓土的不怕，莫枉費心！」余佑看準土輔補發去，正中面門，落馬而死。谷裕挺矛自土輔魯背後馳來，土輔魯一心要殺餘佑，不意

谷裕蛇矛入於馬腹，馬倒人翻，躍起身來，余佑回馬，連忙揮刀砍倒。

初時，藍倚押戚滌撤回營檻固，出見敵勢強盛，乃與何曙、辛蕊商量，分得弩手三千，張開迭進迭射，余佑、谷裕又分兩路驅殺，寇勢大敗。俞階、戚擊益鬥得難解難分。弩箭到時，正中戚擊益脊梁，擊益持斧盡力砍下，俞階攔架不住，遭砍而死，戚擊益亦落馬而亡。陳英杰砍倒戚登，進營鳴金，殘兵敗將陸續逃回。這裡，餘何能斬得井嶺景，儲杏斬得土虎武，金耀斬得管罕款、郭幕壑，余佑斬得葉涉喋，與谷裕、藍倚三路合齊歸營，又弩射斃習葺邑、叫葉捷蝶，擒獲井逞整、葉貼楫。

諸將內復喪瞭解潔，其餘受傷輕重不等。余佑身中七槍。回營查點，損兵一萬二千有零，馬二千餘匹，只有柴育未得下落。

將所擒寇將盡行梟示，次日方知柴育同習什立棄馬步戰，力盡俱死於塹內。取回屍首，同諸亡將殯殮，送歸青牛山。

陳英杰查點將士，折去習什立、葉捷蝶、葉涉喋、郭幕壑、管罕款、土虎武、井嶺景、戚擊益、土輔魯、土輔補、習笠笈、郭托作、郭爵酌、土武輔、葉貼楫、井逞整，戚滌撤受傷逃回，文行優、姜昌襄、管懶散傷重，當日即死。殺死浮石名將解潔、俞階、許官、宗政、戚登、唐奉、吉烈、侯保、啤孚、員秀、詹廣，鬥死柴育，陳英杰身受兩槍三箭，幸傷不重，兵士折卻三萬有零。修書飛報斧倚城，牛達得知大驚失色。石中道：「侍勇喪元，勢所必致。今與衛斯兵陣俱已練就，只待器具齊全，便可復仇，不必守車成也。」牛達轉愁為喜。過了數日，諸事齊全，乃令苟新等居守，自帶石中、衛斯，領步騎六萬下島，到廣漠洲，進營便下戰書，請明日決戰。

再說余佑等見陳英杰閉營不出，乃使軍士遠近諜探，得知牛達領兵下島。余佑道：「牛達狡猾非常，先並不出，今始領兵率將前來，最要小心防備。」金耀道：「此死寇也。滅之只在此回，復熾也在此回。老將軍之誠極是。」只見營門將官呈上戰書，余佑沉吟，金耀請批明日。余佑道：「彼初氣甚銳，不可撓其鋒。待五日後相見可也。」金耀如令批發。

到第六日，余佑令谷裕為前鋒，儲杏、別莊為副，領三千長槍手、三千刀斧手、三千藤牌手，攙搭先行。使哈祥、藍倚各領五千弩手為兩翼，使宋禮領騎兵五千邀巡接應。使司徒盛照料船隻。諸將去後，乃同金耀帶兵五千，列陣觀戰。

卻說谷裕等領兵出營，只見敵使數騎自北馳向南去，便有濃雲從地上湧起，如霧布漫。眾將疑有邪法妖術，谷裕道：「且排陣以待之。」方才列成，本營飛騎來道：「奉余將軍鈞諭，此條大蟾合雲母石粉，得水即噴散成雲，乃自掩形以惑人，並無他害。諸將只顧應敵，不必持疑。」谷裕等始放心。來騎回去，白雲亦漸淡薄消失。只見對面敵陣已成，趨奔前來，發出亂紛紛無數斜鋒尖銳的器械，審視不能明白。谷裕慌令藤牌居前掩護，就近看時，見無數鋒箭簇張舞而來，刀斧砍之不能損，槍矛刺之不能及，盾兵自下滾入，裡面槍刀齊到，又為所傷。谷裕等用力抵敵。正在奮勇之際，只見左右似柶柶圍來，乃令兩邊駐駑拼力射去，卻俱遭無數又叉掃撥在地。寇眾張開陣勢，欲並弩手圍余佑見勢兇猛，令鳴金收軍。

谷裕大怒，棄矛掣劍，騰空躍入，架住器械，別莊、儲杏隨後，殺傷十餘寇兵。那兩旁柶柶密密麻麻，復攢舞而來。谷裕見勢兇惡，取得腳下物件，儲杏擒獲活寇二名，別莊舞刀斷後，保護回營。余佑查點兵士，損折一千有零，其餘大半著傷。

別莊、儲杏受傷猶輕，谷裕甲上有數處流血。審視所得器械，乃係一根連枝長竹，以利鋒縛於乾端。余佑道：「此必北崖產也。聞其初出如藤，十五年後長成十五節，始生枝葉，一年發一簇，五年而止。質堅如鐵，體輕如蘆，枝軟如藤，焚之不然，沉之不朽，殆即此物也。」谷裕問所擒之寇，此竹果然取於北崖之鴛鴦壑。谷裕道：「汝是何處人氏？」寇兵道：「是本國百姓，向隨衛斯，今兵陣練成，令小人充隊長，所以知竹所產之處。此竹枝幹皆半紫半綠，名鴛鴦竹，故此陣名鴛鴦陣。」余佑令帶上問道：「汝可將此陣法細細道來，日後滅寇，仍有重賞。」那兵叩謝，稟道：「騎營陣法、戰法，並鐵胎弩、撼山炮等車戰法，小人未曾見練，不知其詳。」余佑道：「爾只說這鴛鴦戰法罷。」那兵道：「此陣凡六人為一禽，有三飛三伏。一人掌竹居前為首，二人執槍夾之為翼，牌居竹左，弩居牌右為足，短兵居後為尾。凡十二人為一鴛鴦，互相備衛戰守。

凡敵至，五十步之內則發弩，近則使竹攔撥，牌管竹下滾入，槍刺兩邊進來，短兵以補不及，此迎戰法也。進圍則係竹居前，槍、矛、牌、弩、短兵夾緊依輔於旁。以竹迷敵之眼，以槍禦敵之兵，以弩乘敵之空，短兵、弩手，夾竹更代，敵分亦分，敵合亦合，隨敵制服。或有傷損，兩旁即夾攔補全。敵或衝入，亦即抽身退後以圍之，向人向馬用力戮刺。竹槍長器，三人為飛。牌弩短兵，三人為伏。只有敵前進而賞，不以首級論功。」余佑道：「吾之所以破之矣。」谷裕道：「莫非用鐵圍車乎？」余佑道：「然。」金耀道：「看來，非此不足以制服。請速申文取成料到來辦造。」余佑令軍政司具文發行。營前掛起免戰牌，牛達屢次下書，俱付不理。

又過二十餘日，接到墨珠移文，照會現在青牛山練兵，隨後即到，此日且勿交戰。金耀喜道：「寇不足平矣！」余佑道：「何以拿得恁穩？」金耀道：「墨珠為人端正寡言，非十全不動。今同金湯巡撫回來，在青牛山訓練，定有取勝之計也。」儲杏道：「若得曙珠、方珠同到，豈不更好？」余佑道：「方珠單騎敗百將，前已聞其勇矣。曙珠若何？」金耀道：「六珠情性不同，然皆登峰造極。青珠愛簡，火珠好善，墨珠務博，冰珠樂巧，曙珠喜捷，方珠嗜勞，皆有文武材能。文饒墨珠為最，武讓曙珠當先。」余才道：「父母都係天地鐘靈，所產自然俊傑。前日申請造車材料，回咨並未道及，不知何故？」金耀道：「或者秘密機關，即在青牛山造車，亦未可料，再待後文，便知分曉。」果然又過十餘日，始有過洋日期移知。第三日，墨珠亦到，余佑等出營迎接，望見只有三千兵，墨珠、冰珠、方珠同來，眾將大喜。入營禮畢，余佑私問冰珠道：「諸將軍駕臨，寇自殄滅，但鴛鴦隊甚銳，不識何以制之？」冰珠道：「墨珠哥哥同浮金將軍撫巡東西，到橫掌島接得西大夫，自將事交代，隨即回都。家君與論道：『余將軍請材料造車，固係勝算，但寇人狡猾，若於各處多埋坎河，或退入山林，車行不便，反致曠日遲久。』墨珠哥哥道：『寇所恃在竹，制其竹，寇自破矣，車實未便。』家君大喜，即請主上使墨珠哥哥前來。主上道：『司史大夫史鑿臨終，因國史內有後四十年未曾修撰，又外島十卷未曾核實，奏墨珠有逸才，請交續完，並二千四百卷，通身修飾潤色。史事方倚墨珠，何可遠去？』家君奏道：『多一番閱歷則多一番見識。風土人情，史中之實事，而兵亦非國家細故，請限墨珠六十天回朝，臣檄冰珠、方珠隨從前去。』主上准奏，小將與方珠奉檄隨來聽令也。」余佑等明白。宴畢，次日清晨將兵符印劍同金耀送交，墨珠道：「這卻不必，有事公商可也。」余佑道：「權不歸一，則兵士不重命令。將軍破寇回朝，交下可也。」墨珠乃收各件，校閱將士。方珠請道：「明日吉期，可以開兵。」墨珠道：「弟忘玉帶圍龍將軍所言乎？待後日已足四十九天之數，彼自帶兵同牛忠嗣來破陣也。」余佑道：「牛忠嗣者何人？」墨珠道：「乃新岸城當年死敵牛將軍信之子。」余佑道：「牛君立有子，其勇略如何？」墨珠道：「勇略俱屬平常，惟身軀雄偉，有兼人之形勢，氣力強壯，勝十人之載負。廣望君訪得，收使為御。因牛將軍善用雙鞭、長耙，特教以鞭法、耙法無奈力量雖雄，矯捷甚是不濟。今卻大有用處，所以廣望君特交小子帶來。前日到玉帶圍，龍將軍問及，卻係表親，乃留下代造盔甲，隨後同龍將軍到也。」第三日，果然龍街領兵三萬，帶牛忠嗣渡水到營，眾將出營，看牛忠嗣有一丈多長，頭如苞門，眼若胡桃，威風凜凜，儼若天神，提著一柄渾鐵耙，有二丈多長，約三百斤重。余佑大喜。禮畢，設宴慶賀。牛達又來下書請戰，墨珠道：「龍將軍方愈，吾又新到。本來將士傷痍未復，猶不足以御強寇，仍須養息，操練二三十天，然後臨敵。」方珠道：「堂堂大國，臨敵畏怯，豈不為寇所笑？況十餘萬軍暴露於外，日費多少錢糧？荒蕪多少田畝？猶須再待二三十天乎？」墨珠怒道：「我與老輩人籌酌，汝恃血氣之勇，誇眾妄言，軍法豈有私乎？」方珠唯唯退下。余佑道：「諸軍傷痍皆愈，將士齊心，明日接戰，亦無妨事。」墨珠道：「眾將官意見若何？」谷裕等齊聲道：「余將軍之言是也。」墨珠道：「如此，聽點。」軍政司呈上名冊，稟道：「大小將官俱現在此。」墨珠入案道：「儲杏、別莊、藍倚、宋禮四將聽令！」四人向前，墨珠道：「屏風島之西，乃寇歸途，有二堅險隘壘，南曰白成，守將胡益，北曰柄城，守將許爽。若得二壘，則寇西歸之路危，而我上島之路通。儲將軍領藤牌手五百名取白城。先襲之，不得，敗攻之。別將軍領藤牌手五百名襲取柄城，不得，則伏以待之，俱昏黑前去。藍將軍接應儲將軍，宋將軍接應別將軍。各領卒三千，起鼓動身。」四將領令退下。墨珠道：「谷將軍、哈將軍、牛忠嗣、冰珠聽命！」四人向前，墨珠道：「來日臨陣，牛忠嗣當先，谷將軍居左，冰珠居右，領三千鎗耙兵、三千長槍手、六千刀斧手，攙搭排牆而進。哈將軍領

兵五千接應。」四人得令退下。墨珠道：「寇之步兵得知其詳，有以制之，而騎兵未知其狠。惡黨渠魁皆在其中，定非尋常。龍將軍帶健將十員、騎兵五千居左，方珠帶健將十員、騎兵五千居右，伏而勿動，待敵步陣已破，騎兵來救，聞炮乃出截殺。」二將得令退下。墨珠道：「屏風島南面陡峭，東、北、西三面皆有路可行，寇回必由東西兩處。其西既有兵阻，必奔投東，東路有岔山平岡，名盤幾塢，可以埋兵。金耀可領兵五千，多帶糧食器用，屯紮於彼，敵到則據要截其歸路。」金耀得令退下。

墨珠道：「余將軍領五千騎巡察，以備不虞。」余佑得令去後，又令何曙、何同心各領兵二千，靠營列陣不題。

且說儲杏、別莊，當日查得降兵，訪問途程，知到柄城有七百五十里，白城又遠五里。別莊道：「看他調度安閒，只道是個真才，豈知全無實濟。七百五十餘里，叫人一夜如何走得？」儲杏道：「幸而不曾限定時刻。」別莊道：「襲取原係機密事情，夜則隱，晝則露。況明日即臨陣交兵，若寇敗歸，我等不能得城，猶有可說，不能行到，成何事體？」儲杏道：「且回營內稟明。」別莊道：「先不言，今復稟，已與規矩相違，再輾轉遲誤，必致有乾軍令。」儲杏道：「然則若何？」別莊道：「可往南灘盜馬，連夜馳去。成功之後，知應免罪。如功不成，亦可到彼，以解此刻之危。」儲杏道：「甚善！可速前往。」別莊令軍士一半料理各事，自帶一半先往收馬。未曾行到三里，只見有騎迎到面前道：「來的可係儲、別二將軍？」答道：「別莊在此。」來騎道：「吾乃司圍周調也。奉令備健馬一千匹，在前途交代。將軍進到臯照林，可交馬夫帶回。」別莊駭然，連稱：「有勞。」同行不到半里，乍見馬匹俱在路旁，寂然無聲，疑道：「莫非見鬼麼？」再細看時，嚼口含枚，各色齊備，不勝大喜。

須臾，儲杏亦到，驚道：「馬如何收拾得恁速？」別莊道：「不必問了，只管向前，努力辦差。」令軍士全行上騎，拱別周調，加鞭馳驟。那馬膘足性劣，快如弩矢，四更時分已到臯照林，齊下交還，同軍士歇息飽餐，各分五百名前進。

先說儲杏到白城壘，見係倚傍山岡，不甚高險。細聽，寂靜無聲。即令軍士肩接登上。將到頂時，壘內驚覺，灰瓶、石炮齊下，儲杏見已有備，連忙收兵。幸喜軍士都將藤牌套在頸頂，未曾大傷。儲杏道：「奉令襲而不得則攻之，定有勝算。」乃令舉火喊殺，掘壁燒門，壘上燈火如晝。柄城守將許爽，與白城守將胡益交往甚密，許爽係胡益的姊丈，胡益係許爽的妹婿。當夜，許爽聞報白城火起，喊殺連天，料係官兵攻壘，驚慌起牀。其妻道：「可速領兵去救我兄弟、弟婦！」許爽披衣道：「柄城險峻，敵不敢覬覦，白城卻甚可慮。且登壘看來。」令集軍將，自亦甲冑，登壘望去，果然火光半壁，殺聲震地。

忽見一騎帶著數兵奔到叫救，許爽問道：「係哪裡來的？」那騎士道：「白城已為敵人攻破，胡將軍預兵保護家眷逃奔柄城，又被截住，勢甚狼狽，小將拼命衝出。胡將軍並家眷俱在圍中，急迫之至，請速救應！遲則無及矣！」許爽聽罷，急忙下壘，開門上馬，同將士齊殺向前救應去了。守門軍士便欲關閉，幾守門軍士俱被砍倒。黑煙衝到面前，卻係滾牌兵馬漸遠，只見一道黑煙滾滾衝到，那騎士手起刀落，幾個守門軍士俱被砍倒。黑煙衝到面前，卻係滾牌兵。

原來，騎士即係別莊。當晚五更初時到柄城，望見隱隱巍巍，近前摸著，俱係天生光滑石壁，無所措手。忽見漸漸光亮，喊聲大震。壘上有人說話，知係儲杏未曾得手，心生誘計，將眾伏於壘下，只帶五個健卒，假作白城將士前來求救。許爽驚慌之際，不暇詳察，引兵出壘，埋伏的官兵望見，便飛滾而入，輕輕得了柄城險壘，檻其家眷。

卻說許爽兵馬將近白城，加鞭上前，這裡藍倚兵馬正到，隨後殺起來。許爽回身迎敵，宋禮又到，將許爽圍在核心。白城壘內胡益望見領兵來的正係許爽，只道柄城已被攻破，率眾逃來，慌領兵馬開門趕殺。儲杏攔阻不住，破圍而入。兩處兵馬拼力衝出，入壘閉門，已是天亮。

許爽問道：「白城如何得復轉來？」胡益道：「白城幾時失的麼？」許爽頓足道：「中敵人奸計矣！」胡益驚道：「柄城定失矣！」許爽乃將騎士呼救的話告訴，便欲引兵回奔柄城，胡益道：「此刻敵鋒甚銳，前去徒送性命。歇息加食，再作道理。」許爽無法，只有歎息。及到傍晚，方見壘外兵馬撤圍，向柄城下結成陣勢，如待敵之狀。

且說牛忠嗣奉令，次早飽食，穿得盈寸厚的鐵甲，拎著二丈四尺長的渾鐵狼牙耙，大步當先，冰珠、谷裕跨馬隨後，領兵出營。牛達、陳英杰、石中早已列成騎陣。冰珠令鳴金，士眾皆止。對陣騎兵裂開，轉入後去，湧出鴛鴦隊來。尖利鋒刀，直搗圍舞，蜂攢蝗擁而進。冰珠令擊鼓，鼓聲驟起。牛忠嗣持耙飛步往前橫掃，撞著的器械俱被散開，碰著的將士盡行倒地。

這三千鎗把兵排列先擋竹鋒到來，俱係一耙擊下，壓住竹端，藤牌飛進，長槍便隨刺殺，制牌制弩，刀斧乘勢斬砍，把兵轉躍，翻耙即打，牌兵驚手再翻擊掌竹的壯士，遍地縱橫，俱係遺棄的鴛鴦竹。冰珠、谷裕率領軍士橫衝直撞，寇眾紛紛竄逃。

石中見陣已破，揮刀望谷裕砍來，二人大戰。牛達便發騎衝殺，冰珠放起號炮，龍街、方珠齊出。龍街正逢牛達，戰有三十合，不分勝敗。閻觀射、喇罕二騎飛到夾攻，牛達便抽身殺向前來，恰好遇著方珠，交手五合，戰得大敗，飛馬逃去。方珠不知係牛達，見龍街伏二將不下，便衝到助陣。喇罕揮刀迎上，兩合著鍾落馬而死。閻觀射大驚，撥馬奔逃。方珠只揀兵馬厚處亂打，衛斯、陳英杰齊趕幫助石中，冰珠斜銜接著，力敵二將。

鐵鷲亦橫馳來，拈弓搭箭，認定冰珠拽弦，冰珠眼快，將身閃避，那箭射過，卻中衛斯右臂，仰翻落馬。陳英杰驚慌，背上著了一鞭。鐵鷲驟到，舍死敵住冰珠。陳英杰忍痛救得衛斯逃回。牛達鳴金收兵，鐵鷲敗歸，石中亦棄谷裕回營。余佑豎起招撫旗，寇兵見牛忠嗣趕殺得凶，紛紛投降。陳英杰等見勢已去，勸牛達回島。石中道：「西邊恐有兵阻，莫若往東。」陳英杰道：「不可。小將先使騎卒四邊搜索，見盤幾塢中殺氣蘊結，路險難行，仍該由西為是。」牛達乃領兵將殺回，正逢著牛忠嗣持耙搶來，牛達挺叉迎上，忠嗣橫耙掃到，牛達隔開，當心直擲，只見叮噹響亮，毫不得入。忠嗣施展遲鈍，牛達又往肋下，也係叮噹響亮。牛達驚道：「如此厚甲，百叉也屬無用！」乃領諸將而走。忠嗣隨後飛奔逐殺，終不能及健馬之速，追趕不上。

眾寇方喜脫離牛忠嗣，突然斜刺裡一將引著雄軍飛來，將人馬衝作兩段。牛達大怒道：「爾係哈祥，也敢來欺我麼？」舉叉便搠，哈祥使棒隔開，轉手就打。戰有二十合，牛達見將士俱經逃去，不敢戀戰，撥開鐵棒，加鞭飛跑。哈祥也不追逐，只尋剩寇剿殺。

牛達等奔得五十餘里，心中稍定，忽見路旁林內擁出一員少年將官，面如滿月，目若朗星，捧的金錘，催著白馬，喊道：「牛達可速下馬！小將軍等你們多時了。」牛達認得係方珠，對眾將道：「這小對頭在此，大家齊上拼命罷！」有隊長名喚鐘柏英，向前道：「將軍放心回島，待小人詐他一詐。」乃出陣道：「來者何人，敢擋大王？可通名姓！」方珠道：「大名豈屑與賊子說？快下馬納命罷！」鐘柏英道：「只須雙臂敵兩手，要幫的不算好漢。」方珠道：「最好令軍士退後。」柏英單騎向前，假揮牛達等盡行走遠，便策馬奔逃。方珠大笑，趕到就騎上擒著。收兵回來。

牛達到臯照林，天已深黑，便紮營住下。五更造飯飽餐，欲趕回島。只見龍街趕上，又殺一陣。龍街見寇兵雖敗，將尚未損，只隨後緩緩驅逐。牛達率眾到島腳，儲杏等早結陣路旁。

儲杏欲橫衝而擊，藍倚、宋禮道：「放過當頭賊首，大半逸去。」儲杏道：「此歸師也。」藍倚道：「以得勝之逸兵，擊敗逃之德卒，又有龍將軍在後，焉有不勝之理！」儲杏拗二人不過，一齊趕出截殺。儲杏戰衛斯，藍倚戰牛達，宋禮戰鐵鷲。

陳英杰令眾軍圍裏將來，困在核心。藍倚坐騎中又倒地，即便揮鞭步戰。儲杏殺得衛斯敗逃，慌來幫助藍倚。牛達力敵二將，鐵鷲被宋禮鎗刺下馬來，就地飛錘擊起，正中宋禮耳門，落地而死。鐵鷲向前拾起金錘，飛步趕跨宋禮的馬來助牛達。

二將俱被重傷，鼓勵將士拼命撐持。別莊在壘上望見危急，留五十名軍士居守，帶兵坐騎，揮雙刀殺出。胡益正領兵來會牛達，恰好接著，拼命格鬥。許爽望見別莊出壘被胡益接住，便領兵往搶柄城。不防龍街兵到，數合抓擒過馬，擊下令軍士捆綁，復加鞭殺入陣來。陳英杰乃鳴金解圍，退上島口。胡益撇掉別莊，奔回白城。龍街見牛達屯兵之地背山處高，形勢便利，攻難猝下，乃收兵紮寨於柄城之南。儲杏、藍倚同來參見。別莊收過宋禮的屍首，仍回柄城。

再說墨珠破了鴛鴦陣，斬得二萬五千餘級，敘功以牛忠嗣為首，著傷將官次之，其餘又次之。只不見方珠所領兵馬。龍街道：「先見小將軍向西北趕殺寇賊，後卻不曾會著，須往西北追尋。」墨珠道：「方珠雖貪功績，然素慎密，不必焦心。將軍可帶領兵

馬驅逐牛達，無論追得著，追不著，直到白城二壘，接應儲杏等，以免受寇歸師擠逼。隨後另有兵來，同破島也。」龍街得令去後，約有兩個時辰，只見一彪兵馬如飛來到營前，正係方珠。背後軍士綁著個大漢。方珠進營報道：「小將於方箴擒得賊首牛達。」墨珠怒道：「何得妄報！」方珠道：「現在營前。」墨珠道：「必非牛賊。」方珠道：「拿來審問便知。」墨珠令帶進營，方珠出來將鐘柏英押入。墨珠拍案道：「你係何人，敢充牛達？從實說來，免受皮肉之苦！」鐘柏英道：「小人該死！實係隊長鐘柏英。牛達使行詐以脫其身，小認不得不從。」方珠大怒，掣出腰間金錘當頭便擊。墨珠喝道：「誰敢！」方珠連忙收錘退下。墨珠令押往後營，囚入檻車。眾將問道：「布軍何以才見面即知非牛達？」墨珠道：「見其滿面憂色而帶幸容。若真牛達，則有死之心，無生之望，故知其假也。」谷裕問道：「未見之先，何以知所擒者係假？」墨珠道：「惡黨甚多，斷無牛達被擒而無將軍拼命並擒之理。況前日算牛達之數尚有幾載苟延，是以未見而即知其假也。」眾將拜服。墨珠道：「龍將軍不能即回，印劍符令，餘將軍可仍收受。小子今日便帶方珠歸去也。」余佑道：「將軍須擒滅牛黨，一同領兵回都。」墨珠道：「斧倚非出奇不可必得，已有錦囊交冰珠。小子六十日之限為期頗近，況奉廣望君令破陣，未奉令滅寇也。」余佑道：「方珠將軍請留於此，協同誅賊。」墨珠道：「不可。方珠恃血氣之勇而輕帷幄之謀，小子帶入史局，令知自古賢能不在血氣也。」余佑乃受各件。墨珠率方珠並家將上船，眾將候送。墨珠呼牛忠嗣道：「前去勉力報國，以伸尊先將軍未了之志。」牛忠嗣打恭，連稱：「遵命！」墨珠別了眾將，過關換船，由雙龍歸省，再往浮石不題。

且說余佑令哈祥屯兵五千守老營，與金耀為犄角之勢。冰珠道：「小將亦請守於此。」余佑笑道：「玉帶圍猶有二萬士卒，俱可調用。」冰珠答應道：「承教。」余佑乃令兵將盡行進發，第三日到龍街營內，將各件交還，言墨珠帶方珠回去了。

龍街道：「何不留之破賊？」余佑將前話細述，龍街點頭稱贊。

余佑問道：「連日可曾交戰？」龍街道：「前日由寇守住島口，仰攻不便，次日便立起排牆塞途踴踞。我欲攻白城以致之，因將士未集而止。今大軍既到，可以行矣。伯護引五千兵取白城，我同諸將攻島口。」余佑道：「遵令。」領兵五千到白城，分屯各門，寫告條數十道，拴於箭上，射入壘中。寇軍拾得，拆看上寫道：

示諭壘內將士知悉：奉令只拿胡益一人，餘概不問。縛以獻者，賞為白城主。定限三日，逾期仍不擒獻，攻破城壘，玉石俱焚。各早自謀，毋貽後悔！

軍士得知，便三三兩兩，各處互相謀議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龍街齊集諸將道：「島口排牆雖厚，然其下皆係堅石，本根莫能深入，其勢浮而不固。率眾猝攻，可拉而倒也。」眾將稱善。龍街令藍倚守營，自帶將士到前，見排城壁立，上面寇兵密布，守備物件俱全。龍街道：「壯士臨陣，不死帶傷，今係其時！」牛忠嗣奮然道：「龍將軍為主將，只可援桴，如有所使，小將情願捐軀！」龍街喜道：「足下急公，可取藤牌，洞中貫把，選壯士、盾兵、弩兵，以長鐵鏈穿炮發入拉之，排牆可立倒也。」谷裕道：「何不用撞車撞之？」龍街道：「排牆之後必有支木，撞之則支木用力，拉之則支木盡虛。是以不撞而拉也。」眾將稱善。

牛忠嗣已將大盾貫於把柄，率炮兵、弩兵飛奔向島口。龍街看時，炮兵飛炮，弩兵擊弩，盾兵在前遮護。排牆上面，弩石、瓶炮，如雨擊下，擊傷士卒無數。龍街慌令鳴金，牛忠嗣帶兵退回。龍街埋怨道：「似這樣用法，要多少將士才夠汝用？島口之得與不得，尚未可知也。」忠嗣道：「請示方略！」龍街道：「以盾兵衛弩兵，炮發入牆，寇有士卒御守，弩則射之。炮入掛於牆內，則急拉之。牆倒，則率兵急入擊之。臨機互用，士卒無傷。豈可不知先後佈置而妄動乎？」忠嗣如言，分派攻打。哪知炮發入內，方用力拉，排牆內將士寇眾托拋而出，皆無所用。龍街令斷鐵矛數十，銳其兩端，煨紅盤於炮上再發。牛忠嗣性急難待，持著長鐵耙躍起，仰鉤排牆之端，盡力拉扯，但耙所管鉤有限，鉤著木頭拉裂半邊，排牆依然豎立。復向半邊木上鉤拉，牆內拋出灰瓶，石炮俱為盾隔去。奈排城依然堅固，忠嗣雖勇，終拉不倒。仍援把柄而上，寇兵將把撬開，忠嗣正爬到頂，遭跌下來。復上復跌，數次終不能登。龍街令制之斷矛，已經辦就。乃用機發入數炮，眾兵齊力飛拉，曠聲震響，排牆齊倒，守寇眾俱傾巢而出，官兵奮勇，隨將殺擒入去。內中軍將如狼奔豕竄。龍街令騎兵驅逐，追有五十餘里，殺獲殆荆餘寇逃上石壘，撤毀階梯。

龍街率眾趕到，令強弩兵用鑿子箭射入石隙中，以為駐足之用，忠嗣率勇士，持短兵器之而登。壘上賊將望見，先自奔逃。

龍街令搬去石壘，再上望時，不見寇匪，乃令飽餐前進。

行過百餘里，到壁屏岡，望見峭壁當前，天色已暮，因令紮營安歇。次日往看，巨石如削，約高五丈，中有摺疊窄徑，不但馬莫能行，人亦難走。龍街道：「仰攻無濟，只有誘下廝殺。」令軍士辱罵，壁上也罵，只不下來。

守待三日，龍街正在躊躇，只見余佑來到，道：「昨晚白城壘內軍士將胡益縛出請降，並家口俱在營外請令。」龍街道：「檻之，同許爽等送青牛山收禁。」余佑吩咐去訖，再議道：「此壁非可猝過，只好守住看便機會。」龍街道：「守到何時？明日惟有用桅車取之耳。」余佑道：「彼以撞竿撞之，徒傷士卒耳。」龍街道：「更以叉竿制其撞竿可也。」乃令工匠造桅車、長鉤、竿、叉等件，限三日齊全。軍匠連忙趕造。

次日清早，谷裕營報道：「壁軍遁矣。」龍街不信，道：「捨此絕險之地，遁於何處？」谷裕道：「現有群鳥翔於壁上。」龍街同余佑出看，果然群鳥迴環鳴集。余佑道：「莫非斧倚城更險於此，收回人馬，於斧倚城聚齊，拼力拒我乎？」谷裕道：「豈有捨去險隘而坐失三百里地之理？必有他故。」龍街道：「且令探軍先往察訪，再看如何。」探軍上壁，見所遮輜重糧食甚多，卻無一寇，龍街令將士兵馬陸續齊上，整頓前行，直到斧倚城下，亦未見人影，城上亦復寂靜。龍街等不勝詫異。紮定營寨，再看形勢，乃係生成陡峭石山，女牆俱全，足有十丈高，其色深黝，間生尖圓白文，如月如斧。因山形亦如屏倚，所以取名斧倚城。龍街等見勢極險，萬難仰攻，又不見動靜，更莫測度。正欲回營商議，忽聞鼓聲驟震橋放門開，一將飛騎帶兵湧出，埤上旗旛齊起，一將金盔金甲，憑牆呼道：「二位將軍來何速也！」龍街等看時，卻係冰珠，城下出來的乃係金耀。龍街大喜道：「將軍建此奇功，令人歡躍。不然，這般險峻如何攻取？」金耀道：「皆冰珠將軍所指揮。」余佑道：「寇黨怎樣？」金耀道：「冰珠將軍見賊眾猶盛，不便截擊，惟使哈將軍領兵尾察其所止。」龍街等前進到城門邊，冰珠亦出，乃共稱譽，冰珠道：「賴諸將軍竭力攻其西隘，賊盡精銳應援，小將因將士之力，偶然僥倖耳。」龍街道：「且入拜賀。」乃同進得城門，便係陡豎石階百十餘級，左旁系峭壁，右旁系深溪，山頂卻平坦如鏡。龍街道：「似此兇惡，雖攻破，亦難得上。」金耀道：「東邊更險。」龍街等見棟宇崇高。牆垣堅厚，四望皆然，輜重、糧食、倉廩頗多。往左行三十餘里，已到城邊。往下看時，一道闊澗，流水湍急，離埤有十餘丈。

龍街問冰珠道：「將軍如何取得巢穴，願聞其略。」冰珠道：「余將軍大兵行後，開拆錦囊看時，上寫『選鋒選襲，斧倚可得，八個細字。乃往玉帶圍揀去老弱殘兵，選得壯健八千，同哈將軍、金將軍三營精銳，令將囊橐收齊，凡有不用之衫褲袍被，盡縫為袋，並帶餼料，乘著昏黑，令老馬居前，銜枚襲進，逢著賊騎，盡皆殲絕。五鼓到赤爐城，即令將料囊堆於城下，壘齊女牆，持短兵，率勇士逾入，擒得賊將，休息安養。」

更闌又有，到斧倚城正是三更，令取各件，納土壤蘆葦於中，騎駝人負輕，拋入澗，漸漸填滿後，加蘆葦堆高。不期賊將因澗水塞斷激流聲洪，驚覺起視，與人兵相遇，盡力掙持。寇兵雖多，然終膽寒，漸門漸退，俱逃下城去了。因見城池廣闊，屋宇叢雜，樓台眾多，不敢追擊。及分三千兵守東、西、北三城口，三千騎往來巡察，三千兵紮營於堂外，餘兵分路搜索伏逃，查清惡屬，盡日方才平定。始令哈將軍帶騎兵尾視所往。

料將軍攻打柄城、白城及島口、壁屏等處，昨日商議，欲金將軍率大兵守城，小將帶精騎自內攻出，與諸將軍會合。探騎忽報無數寇兵下北島去。小將恐有詭計，未曾邀截。今又聞報有本國兵馬到時，卻是諸將軍已奪險要，得成大功，甚為可喜。」龍街笑道：「奪何險要？若非將軍用奇計得賊巢穴，使其喪膽逃去，小將軍等不知何日上壁屏岡也！」金耀道：「彼此犄角，共成大功，且議追蹤尋跡。」龍街道：「令牛忠嗣、哈祥、辛蕊三位將官領六千兵守城、守島，小將同諸將軍帶船出玉帶圍，分頭查訪，互相

通報，若有情況，則會聚相機剿滅。」余佑、冰珠道：「將軍之令是也。」不說龍街等商議，再說牛達自陣破奔回島口，見官兵陸續俱到，乃使石中趕立排牆，自同諸將退壁屏岡，使衛斯屯守，再與陳英杰回斧倚城。英杰道：「西有衛斯守壁屏岡，萬不致失，北邊曳城，前令文三畏往調番拉守赤爐，亦可無礙。惟番拉嗜酒可慮。」牛達道：「可使番扳山相幫協守，以保無慮。」陳英杰道：「並令扳山戒拉管勿飲。」牛達傳到番扳山，吩咐往赤爐把守，禁拉管飲酒——此乃最重責任，須要小心！」扳山得令而去。牛達問陳英杰道：「斧倚之南並無路徑，東、西、北俱厲隘塞，防守嚴密，今再令閻觀射、錢萬隆各領五千騎，川梭救應，三處可猶有慮否？」鐵鷲道：「以一時而論，誠為萬全。但石多於上，不產五穀，人口繁重，龍街等以重兵揀地而長守，留餓殍耳。」牛達道：「然則如何？」鐵鷲道：「欲得長久無虞之所，非金蓮島不可。金蓮石質勝鋼，上大下小，百萬官兵無能為力，莖葉之絲可織為衣，耐寒卻暑，蓮實可春為糧，少食賴饑，無需他求。雖千百載斷絕客貨，亦不致饑寒。為今之計，莫若令陳將軍先將寶貨家眷盡行遷移，安於金蓮，留下兵將糧食，緊守屏風，小心伺便，可攻則攻之，如彼守定三面，絕我生途，則死戰而出，亦無累贅也。」牛達等齊道：「此謀甚善。」即將細軟並各家妻子、貨物盡交陳英杰，同鐵鷲、家丁將書出城上船。次日，護騎回報平安出巷前去。

牛達傳令將士：「今俱安息，來日往壁屏岡迎敵。」吩咐去訖。

且說番扳山當時得令，飛騎前往，傍晚即到。番拉管接著道：「牛將軍等過於憂天墜，這個口城有為兄的在此，又令賢弟來做什麼？」番扳山道：「哥哥，敵人不可輕視。原知哥哥足守此城，因恐酒後有失，故令弟來勸兄勿飲。」番拉管道：「人生何可一刻無酒！既係軍令，明日斷飲。弟守此城，愚兄蒼盤幾場殺敵，回來開戒如何？」番扳山道：「軍令：驅盡龍街等，始准持懷。」番拉管道：「卻不渴殺我也！今日痛飲一次，待殺盡敵人再開。」吩咐看酒。番扳山料想一晚亦無妨事，令加百騎於城外遠出探報。番拉管笑道：「敵豈不知射工取命、連環追魂乎？兄弟可謂多慮。」乃令歌童舞女齊來侑酒，又分賞將士席宴。帳下歡聲如沸，直至金雞三唱，東方漸白，不覺遺簪錯烏，杯盤狼藉。這裡兵將入城，全不曉得。直至湧上大堂，番拉管哪能移動！番扳山始終智勇兼全，心內有事，未曾儘量。見官兵來，懷中取射工錢，照先進的面上發來，擊著便倒，並無虛發。後面軍士見向前者俱道傷痛，便立住腳。金耀趕到問清，令左手持盾，右手仗劍，低頭齊入，只聽得盾上咯咯連聲，已到席傍。番扳山抽刀直砍，金耀將盾撇開，還劍攔腰削下，番扳山躲時，已中左腿。眾將齊上，亂刀刺倒。陪宴寇黨盡行擒下，單不見了番拉管。仔細搜尋，並無蹤跡。乃拿舞女查問，方知被家將負去。金耀正欲追趕，只見冰珠已將番拉管並家眷盡行拿到。宿酒已醒，見渾身被纏，怒吼如雷，繩索掙斷。冰珠趕上，用力加鞭，將項拿折，倒於地下亂滾，令俱拿去正法。再看被傷軍士，或係錢入腦中，或斷鼻樑入於顱內，已致斃命。金耀視所持盾上有二金錢半嵌入中，訝道：「若非此盾，亦喪於賊手矣！向來只知番拉管得異授的連環標利害無比，此錢已是這般凶狠，其標又不知如何也？」冰珠道：「聞番姓兄弟各有絕技，曰『連環標』，曰『射工錢』，皆取面目手腕。射工錢者其即此乎？二賊若非酒後，不知傷多少兵將也。今既誅夷，其餘勿問。哈將軍領三百兵守西門，不許人民出去，入者則係之。全營軍將休息晚行。」且說斧倚城東面守將姜昌襄，睡覺小便，忽聞城下土囊激水響亮，只道係戰鼓聲音，驚慌起來，披甲帶盔，提刀上馬，率領軍士巡看，出營撞著金耀，提刀便砍，金耀舉鋼相迎。鬥有三十合，金耀腿受箭傷，抵敵不祝姜昌襄愈壓入來，幸虧哈祥趕到，姜昌襄見有添兵，恐軍士饑疲，難以久戰，便退下陣去。金耀見姜昌襄並非真敗，也不緊逼，只在後追。姜昌襄心慌之際，當頭遇見冰珠。原來冰珠見前軍相殺，便由北邊抄過來夾攻，不期撞個正著。揮起虎眼金鞭喝道：「賊將休走！」姜昌襄大怒，使刀抵住大殺。冰珠後兵忽亂，卻係錢萬隆巡察，知有敵兵入城，趨迎而來。冰珠大怒，抖擻神威，揮鞭打傷姜昌襄右手，刀落於地，衝陣而逃。金耀等兵到，合齊前進。哈祥使兩柄狼牙棒，早已接著錢萬隆，金耀趕上幫助，錢萬隆如何力敵得住，率眾奔逃。冰珠令仍分三路，追殺向前，以張聲勢。

當日，牛達危樓上守將，望見東邊火光沖天，心內驚慌，飛報到營。牛達齊集將士，將練成的弩炮等車裝，齊望見東北、東南又有火光燭天。姜昌襄奔到，說：「敵兵不知多少，勇猛難擋，俱已入城，小將遭鞭傷臂，逃回請罪。」牛達道：「敵人入城，全島更無可守之處，請將各收拾往曳城伺候。並傳知壁屏岡衛斯，悄悄回曳城，不得有誤！」吩咐畢，提又上馬，領眾將兵前行救應。又遇著錢萬隆敗回道：「將軍不可輕身迎敵，前面有無數黑影，似人非人，必係邪術，恐受暗器傷損性命。」牛達不信，率領強車壯士，利斧雄兵，往前進發，欲埋伏邀擊。只見數道黑氣擋著，左走右行，皆在面前，隱隱似鐵柱等形狀。牛達大驚，始同諸軍將退回，收拾出得北門，天已大亮。牛達親自斷後，來到曳城屯祝第二日，衛斯兵馬亦到，幸喜俱未傷折。乃焚炮弩等車，同上號船出港，折向西行。次日轉往南去，復旋向西北，俱係逆風。到平幾島，只見洋內有個蓮瓣，載浮忽沉。牛達令看係何人。快船駛近看時，卻係屏風島土豪斑階管，因有膂力，現充裨將，在陳英杰帳下。牛達驚問道：「汝隨陣將軍護家眷細軟往金蓮島，如何卻在這裡？汝今乘蓮瓣船可無虞？」斑階管道：「小將隨陳將軍護家眷輜重，陳將軍使小將殿後。到金蓮島時，陳將軍把鐵將軍書交島上巡查的兵士，送去看過後，便放落練階竹筐，將將士貨物陸續搬上。已經九分，忽有鱗艦趕到，將船盡行擄去。小將因帶有金蓮瓣，見天將暮，乃由船後逃來報信。」牛達驚道：「此刻敵兵必在金蓮島下，我等舟小，萬不能敵。今此地雖無岡陵險隘，卻樹木叢雜，且暫安營，將舟盡入港中，可戰則戰，否則，相勢而往金蓮，亦無不可。」石中道：「此刻亦無他計可施，權令將士停泊，盡上島屯紮，再作道理。」佈置甫畢，只見洋內風帆雪片般到。牛達認得係龍街、余佑帶著眾將登岸殺來，牛達使又迎住龍街雙錘。鬥有三十餘合，寇內麻螳螂忍耐不住，挺笏把前來夾攻。藍倚望見，使宣花斧截著。鬥有五十合，被藍倚挑開把，轉斧砍下右臂，麻螳螂棄把逃回。石中使月牙鏟趕出，藍倚一心趕奔牛達，也不回顧。

石中隨後忿追將來，余佑策馬橫刀而出。石中正趕藍倚時，聽見後面鈴聲，回頭見余佑一馬向前，便帶轉馬頭旋戰余。藍倚同龍街困住牛達，鐵鷲、閻觀射雙矛並出，奔藍倚背後來。龍街看見，丟了牛達迎住二將。冰珠後船趕到，見島內殺氣連天，煙塵滿地，領眾將騰湧上岸，衛斯亦使將士盡行殺出。混戰直到天晚，方各收兵。龍街令軍士搬運石塊拋入港內，使寇不能出口，無所逃遁，方回船，吩咐停泊，派軍巡了。

再說牛達回營，與眾將道：「龍街名不虛傳。」石中道：「不僅龍街，其餘將士無不驍勇，後來者尤為難當。若非衛將軍救應，後果難堪。」衛斯道：「幸賴天色，不然，未必肯休。」鐵鷲道：「依小將愚見，可趁黑夜逃往金蓮島，養精蓄銳，以圖後舉。若在此爭持，彼敗可以益兵，我等更無救應，未見其善也。」牛達道：「鐵將軍之言甚是。令三軍銜枚，開船進發。」鐵鷲道：「不可。行動有聲，敵人必趕。昏黑之際，彼此莫能識認，豈不自相傷損？小將船內仍多金蓮瓣，分給乘之，由西而去，敵自不覺也。」石中、衛斯齊道：「鐵將軍謀慮週到。可令取上金蓮瓣來，各人卸棄盔甲，帶瓣往島西，置於水中，陸續乘上。」鐵鷲領頭，令金蓮島軍士分批間搭而去。

正是：

起初殘虐何其狠，敗後潛逃不足憐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